

国际分校关闭的启示

丹尼尔·C·肯特

丹尼尔·C·肯特 (Daniel C. Kent)：前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高级招生顾问

电子邮件：dk@mellon.org

2021 年 8 月，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 (Yale-NUS College) 宣布将在 2025 年永久关闭，这在新加坡和国际高等教育界引起了震动。2021 年秋季入学的学生将是该学校的最后一届，到 2025 年，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将被重新构想的、以博雅教育形式运作的新学院完全取代。虽然不符合国际分校的技术定义（新加坡国立大学控制和运营该机构的所有方面，而不是耶鲁），但这一事件代表了国际分校关闭的最引人注目和最新的案例。然而，允许已入学的学生在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而非其他院校）完成学业的做法，引起了其他国际分校和类似国际合作机构就学院关闭时如何对待其学生的问题展开了讨论。由于我们常常见到国际分校关闭，过去 20 年中平均每年有两所院校关闭，因此，就该议题进行讨论对于国际高等教育的管理者与观察员仍有意义。

在宣布关闭时如何对待其学生问题的讨论。鉴于国际商学院在过去 20 年中平均每年约有两所的高关闭率，探讨国际分校关闭的问题可能对国际高等教育管理者和观察者都有持续的意义。

关闭后的选择

查看现有数据，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关闭的分校似乎允许在校学生在校完成他们的学位，同时停止新生入学。新加坡的纽约大

学帝势艺术学校亚洲分院 (New York University Tisch School of the Arts Asia) 经历了多年的财务丑闻后宣布关闭，并召开了社区市政厅会议，在会上亲自向学生宣布该学院的关闭命运。与耶鲁—新加坡国立大学学院一样，该机构在永久关闭之前允许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位（尽管艺术硕士课程的学习年限比四年制本科学位短）。鉴于大多数艺术硕士项目的严格结构和独特课程，因此学校没有为学生提出转学途径，也不清楚他们是否有机会在纽约而不是新加坡完成学位。

当然，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允许学生在该将要关闭的学院完成学业，是否是对学生最好的选择，这仍然是一个问题。当一所国际分校关闭时，特别是从当地企业雇主的角度来看，学位的价值会受到怎样的影响？学生转学到其他学院是否更好？当教职员工离开关闭的国际分校时，学生的体验会有什么变化？作为已经宣告将要关闭的高等教育社区中的一份子，学生与老师的心理影响又如何？

处理这些问题的行政人员根本无法回答，因为关闭的国际分校对学生学位回报和其他方面的影响缺乏足够的研究。关闭的分校校友也失去了潜在有价值的校友支持服务以及与母校更紧密的联系，此种联系包括院校活动、关系网络和专业领域的联系等，这些原本都是学生在毕业后能够继续享用的学

位价值。虽然学校可能会声称他们的母校会继续为这些校友提供服务，但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在学校当地的专职工作人员，他们可以做到与继续存续的分校一样的水平。对于学生来说，在本校完成学业，虽然肯定是最简单的选择，但并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的决定，他们可能更愿意转到其他学校。

其他关闭国际分校的学院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为学生转学到附近的其他院校提供便利，或者为学生提供在母校另一个分校学习的机会，而不是让他们在本校完成学位。事实上，对于宣布突然或意外关闭的国际分校来说，转学可能是学生的唯一选择。当巴林麦纳麦的纽约理工学院（New York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关闭时，学校为剩下的少数学生提供了在纽约理工学院其他国际校区完成学位的选择，但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学生接受了这一提议。当塞内加尔达喀尔的萨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关闭时，剩下的学生有机会转到波士顿的主校区，其中约有 100 人接受了这一建议。在东道国政府决定改变对该机构的财政支持后，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哈伊马角校区于 2009 年关闭。尽管该大学似乎已经努力确保学生可以转学，但除了在乔治·梅森大学的弗吉尼亚校区学习外，没有为学生制定明确的、有保障的转学途径。学生们被告知其他地方的分校对他们的入学表示有“兴趣”，但没有确认他们的学分一定会通过预先存在的协议转移。

考虑到学生学位价值的不确定性和处于关闭状态的国际分校的不稳定性，在学生可以获得便利的情况下，转学到其他国际分校

似乎至少对一些学生而言是最佳解决方案。当然，这样的转学也涉及到学生生活的动荡，转移到一个他们从未注册的陌生院校，甚至可能是他们从未去过或了解的国家背景。类似的学术项目，尤其是在完全转到另一个院校之后，可能就没有了。而新的行政结构和院校文化可能难以适应，进一步危及学生完成学位的可能性。

没有记录表明，国际分校将学生完全抛在一边，不允许他们在当地或其他地方轻松完成他们的学位。然而，在过去几年里，这种急剧突然的院校关闭在美国几乎已经司空见惯，特别是在动荡的营利性高等教育领域。不难想象，在未来国际分校快速变化的行政和财务背景下，这种情况可能会常发生。

学校关闭愈演愈烈

鉴于国际分校数量大幅增加、不断变化的国际环境以及国际分校在行政和财务管理方面的挑战，我们可能会继续看到国际分校逐年关闭，正如一段时间以来的情况一样（另见克莱伯特[Jana Maria Kleibert]《国际高等教育》第 15 卷第 2 期撰写的“新冠疫情后大学国际分校的乐观前景” [Optimistic Postpandemic Outlooks for International Branch Campuses]一文）。对于这些关闭校区的学生来说，选择并不理想。他们正在失去一个社区、学术项目和已经参与了几个月到几年的国际分校。不过，了解其他机构是如何应对关闭的，即使学校在未来永久关闭，可能会帮助学校管理者更好服务自己的学生。